

· 学术探讨 ·

开阖枢理论及其在藏象学说中的运用

孙维新 李吉磊 姜伟艳 朱冷霏 刘欣妍 王婉懿 薛 元 张声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 100010)

【摘要】“开阖枢”理论出自《素问·阴阳离合论篇》。从空间角度来看,开阖为天地相离、相合的过程,枢则为开阖之始与归,对开阖同时有约束、促进作用。从时间角度来看,开阖枢是阴阳二气各自的生长收藏趋势变化。将开阖枢理论应用于具体的藏象学说中,十二脏腑依其三阴三阳属性可分别归属为阴分、阳分之开阖枢,形成“开阖两两相配”与“阴枢自配、阳枢自配”的生理功能协同框架,即肝、肺协同,脾、心包协同,大肠、膀胱协同,胃、小肠协同,心、肾协同,胆、三焦协同,共计6种协同关系。

【关键词】开阖枢;三阴三阳;天地;四时;藏象学说

DOI: 10.16025/j.1674-1307.2024.11.017

“开阖”二字最早出自《道德经》“天门开阖”,《黄帝内经》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枢”的概念,首次完整提出了“开阖枢”理论。《素问·阴阳离合论篇》曰:“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是故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至今有关开阖枢的含义仍存诸多争议,其阳之阖、阴之开与篇名中之“离合”二字尤晦涩难懂。古今医家注解开阖枢时常取象门扉与门轴的运动,如张志聪说:“开阖者,如户之扉^[1]。”杨上善云:“三阳为外门,三阴为内门^[2]。”这类说法主要来自《说文解字》对“开”“阖”“枢”字面意义上的解释。《说文解字》解“开”为“张也,从门从开”;解“阖”为“一曰门扇也,一曰闭也”;解“枢”为“户枢也”。然而,在“门理论”的基础上理解开阖枢本义时总觉未穷其根本,如门在同一时间只能有开或阖其中一种状态,显然与人体无时不刻的开阖气机变化相悖。开阖枢理论是古人对天地运动及四时阴阳变化的一般规律总结,也是贯穿中医学藏象理论、针灸理论、方剂理论的底层逻辑。本文将回归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视角,对开阖枢的内涵进行深入、客观解读,并重点讨论其在藏象学说中的价值。

1 开阖枢理论

1.1 开阖枢理论以三阴三阳观为哲学基础

开阖枢理论衍生自“三阴三阳”,三阴三阳观

以“六”分阴阳,囊括天地万物,故又称六御阴阳观,是《黄帝内经》中的重要哲学思维,也是解读开阖枢理论建立逻辑的关键。

《素问·阴阳离合论篇》明确解释了阴阳六分的依据,亦是来源于对天地的取象。黄帝以天地、日月、时之日月皆以偶应配阴阳,然“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发问,岐伯曰:“天覆地载,万物方生”,谓天气下覆、地气上载而成“中”。“中”为气交之分,人与万物所居,“天地中”思维是三阴三阳理论的基础^[3-4]。“中”又可再分阴阳,未出者,将生而未生之万物;则出者,欲生而已生之万物。又万物生于地下,故“阴为之主”,前者曰“阴中之阴”,后者曰“阴中之阳”。至此,阴阳六分之法已明,即天、地、中各分阴阳而成“六”。《素问·阴阳离合论篇》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天地图景,并为开阖枢理论做出铺垫。

1.2 开阖枢取象于天地、四时

1.2.1 从天地参开阖枢:《鬼谷子·捭阖》^[5]云:“捭之者,开也。”又说:“捭阖者,天地之道。”天地行升降之用,此其常道,故以天地参开阖,则开阖之道在升降中。然所谓天地之“升”“降”只是自身处于“地之上”并且具有“向阳”本性的观察者的一种“主观”表述,站在纯粹的“枢”的立场上,天之升、地之降都属于远离枢的向外“开”的运动状态,而天之降、地之升皆属于向枢

作者简介:孙维新,男,25岁,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脾胃病。

通信作者:张声生, E-mail: zhangshengsheng@bjzhongyi.com

引用格式:孙维新,李吉磊,姜伟艳,等.开阖枢理论及其在藏象学说中的运用[J].北京中医药,2024,43(11):1305-1309.

靠拢的“阖”的运动状态。故天地之合是为阖，天地之离是为开，作“天地离合图”以示，见图 1。离合与升降皆是对客观的天地运动状态的描述，但前者更显“中立”与“原始”，又天为阳，地为阴，合理解释了开阖枢所出篇《素问·阴阳离合论》的命名逻辑。

“天地离合图”是对“离合”概念的笼统示意，依“三阳为天，三阴为地”理论，可将三阴三阳结合到图中，见图 2。从图可见：少阳受厥阴之气，由阴转阳，太阳阳气正盛，向上开散，开至阳明则极而归；少阴纳阳明所降之阴，由阳转阴，阴气始生，太阴阴气正盛，向下开散，开至厥阴则极而归。至此，则“太阴太阳为开，厥阴阳明为阖，少阴少阳为枢”之理渐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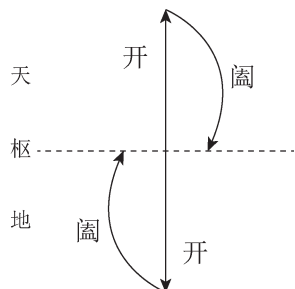


图 1 天地离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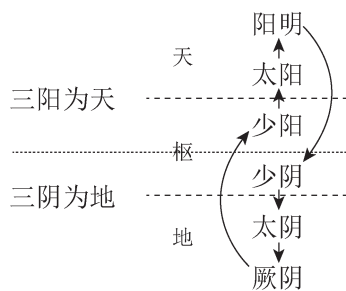


图 2 三阴三阳在天地空间中的位置排列与运动次序

枢作为开阖之始与归，为整体循环运动的核心。枢既是斥力之源，同时也是引力之源，《黄帝内经》认为“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火、热既能提供万物的动力，又对万物具有约束力，而二者皆寄于枢。失去枢的推动，万物将终止开阖往复，重归于一；失去枢的约束，万物将四散奔离，如《灵枢经·根结》所言：“折关败枢，开阖而走，阴阳大失。”“折关败枢”一句素有争议，汉以前“关”与“开”用法接近，加之“开阖枢”与“关阖枢”在不同典籍中记载不一，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此“关”所指应为开关

之“关”^[6]。然而，“关”本身也有关隘、关键的意思，结合前后文与开阖枢图示，“关”在句中应作为“枢”的近义字，是《黄帝内经》对枢的特殊地位的强调，其存在是“开阖不走”“阴阳不失”的必要条件。后世医家多有依五行理论以脾胃为脏腑之中枢者，皆言脾胃为后天之本、人身之贵，如黄元御^[7]云：“中气者，脾胃旋转之枢轴，水火升降之关键”“清升浊降，全赖中气，中气非旺，则枢轴不转”，足见枢在整体中的重要性。

1.2.2 从四时参开阖枢：开阖大象表现在四时气机之升降浮沉中，如《淮南子》^[8]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开阖张歛，不失其叙。”“叙”同“序”，即春夏秋冬、生长收藏之序。其气之“生长”即为开，气之“收藏”即为阖。

《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篇》强调顺应四时开阖以调气的针刺之道，云：“春者，天气始开……夏者，经满气溢……长夏者，经络皆盛……秋者，天气始收……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著骨髓，通于五脏”。随着自然界阳气的“始开”与“收”“藏”，人体内在气机亦随之浮沉。故春应刺经脉、夏应刺孙络、长夏应刺肌肉、秋应刺皮肤、冬应刺筋骨，是顺应四时生长收藏规律以开阖其气。反之，春季阳气当微升，若刺络脉则大开，致“血气外溢，令人少气”；若刺筋骨，是不开而反收，厥气于内，故见“血气内著，令人腹胀”。秋季阳气当始收，若刺络脉，是欲内而外，徒耗其气，致“气不外行，令人卧不欲动”；若刺筋骨，则阳气大收大阖，致“血气内散，令人寒栗”。此乱气内生，皆因反四时开阖之序。

从时序的角度来看，开阖所对应的是一个时间段中气的走向。气分为阴气与阳气，阴阳之气的盛衰此起彼伏，同时发生发展。彼阳长之时，亦阴藏之时；彼阴长之时，亦阳藏之时，枢则为阴阳气之始生，又为阴阳之交。因此，阴阳皆自有开阖枢。三阴三阳随节气产生的阴阳气量变化见图 3。以三阳为例，少阳由阴入阳，气弱勢微，可上亦可下；太阳阳气渐盛，有欲满未满之势，其始于阳气陡增，终于将满之前，接近于极而不至于极，且阳气愈盛，其开愈强；阳明之阳自盛转衰，其始于阳极之后，终于阳气之微，且阳气愈少，其阖愈强。总结来说，太阳、太阴趋势向外，阳明、厥阴趋势向内，少阴、少阳趋势柔和，

内中有外，外中有内，无偏无颇。故三阴三阳之病，无外乎外而不外、内而不内、中而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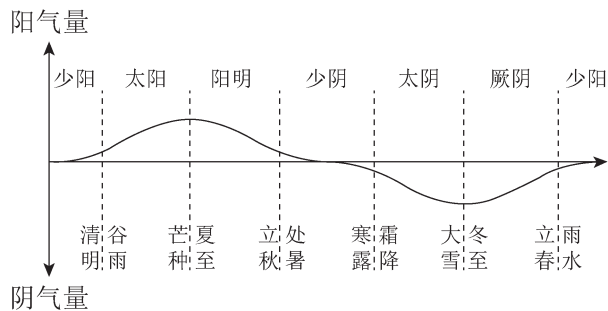


图3 节气阴阳变化曲线图

三阴三阳内外之理亦可从《伤寒论》经方中得以探究。太阳病主方麻黄汤，君药麻黄，太阳病主方理中汤，君药干姜，麻黄与干姜，味辛性温，以取其开。阳明病主方承气汤，君药大黄，厥阴病主方乌梅丸，君药乌梅，大黄与乌梅，味苦、酸性寒，以取其阖。少阳病主方分大小柴胡，小柴胡汤证偏表，外透重于内清，大柴胡汤证偏里，内清重于外透；少阴病主方分四逆汤与黄连阿胶汤，前者治少阴寒化，后者治少阴热化。可以看出，《伤寒论》六经论治是开阖枢理论在具体疾病中的典型应用。虽然《伤寒论》中并未出现“开阖枢”，但开阖枢的内涵已然融于经方配伍中，并被后世医家应用于内科杂病，其临床意义有待进一步挖掘。

2 “开阖枢”理论在藏象学说中的运用

天地万物运动的主题是无休止的开阖，枢则居中不移。从图1可见，开到尽头即微阖，阖到尽头即微开，故开与阖在本质上互为体用。其中体为先天，用为后天，后天以先天为根本。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言：“上胜则天气降而下，下胜则地气迁而上。”胜者，有余，故能开方能阖，能阖方能开。以太阴肺、厥阴肝为例，则肺以宣为体，以肃为用，能宣方能肃；肝以藏为体，以生气为用，能藏方能生。

肺与肝在经典藏象学说中被认为是协调气机升降的脏腑组合，其理论源自《素问·刺禁论篇》中的“肝生于左，肺藏于右”之说，是基于五行、五方、五季理论的藏象学发挥，张景岳^[9]注曰：“肝木王于东方而主发生，故其气生于左……肺金王于西方而主收敛，故其气藏于右。”在开阖枢理论中，太阴肺与厥阴肝同为阴脏，分属阴开与阴

阖，此为其体，降与升则各为其用。原本基于五行学说的肝与肺藏象协同关系从开阖枢理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在先天开阖之体相配基础上的一种后天开阖之用的生理协同关系。

2.1 阴开配阴阖、阳开配阳阖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假设其余脏腑在基于阴开配阴阖、阳开配阳阖的原则下于某些特定生理功能中亦存在协同关系，并根据脏腑的具体生理功能加以反向论证。其中阴开二脏：太阴肺、太阴脾；阴阖二脏：厥阴心包、厥阴肝；阳开二脏：太阳小肠、太阳膀胱；阳阖二脏：阳明大肠、阳明胃。

2.1.1 肝、肺协同：肝之体厥阴阖，主藏血，其用阳，主疏泄与生气，气左迁而上。肺之体太阴开，能宣发卫气充实腠理；其用阴，主通调水道，津右循而下，气亦随津而降。二者协同气机之升降。肝阴不足，无以生气，气虚不升，则一身之气机皆郁在下，肺气不足，复不能降下。肺气不足，无以行津，津液不下，诸脏枯涸，致肝阴不足，复不能生升。

2.1.2 脾、心包协同：脾之体太阴开，主生化气血，并为胃布散其精气于四肢百骸；其用阖，主统血。心包之体厥阴阖，为君主之宫城，护卫心君，一云膻中，为宗气之海，又为多血之藏。张志聪《侣山堂类辩·辨血》记载：“心下包络之血亦多，此从冲任通于心包，为经络之血者。”心包既藏气又藏血；其用开，为相火而代心君行令，能输布宗气与营血于一身^[10]。《类经》载：“包络之脉历络三焦，故气游三焦。”心包与脾协同气血生化与输布。

脾阳不足，水谷不化，气血生化乏源，心包无气血以藏。心包之血虚，相火亢盛，反乘于脾，致脾复不能运化。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说：“相火，下焦胞络之火，元气之贼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首次明确心包与脾土间存在相关性。心包的具体解剖位置及基本概念在中医学界尚存争议，而开阖枢理论则可为其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2.1.3 大肠、膀胱协同：大肠之体阳明阖，主传化，便为传化之尽，其用为布散津液。膀胱之体太阳开，主津液气化，其用为排尿，尿为气化之余。二者协同二便排泄及津液代谢。膀胱无力气化，水湿停聚下焦，则大便黏滞，大肠传化乏力。

大肠不能摄津液而布散,则津液俱走后窍,膀胱无津以藏,火热内生,小便热涩。黄元御有言:“未能前通水府,则必后开谷道,是以大便不收,而小便不利。”又说:“谷滓传于大肠,水滓别于大肠,渗而俱下,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强调大肠与膀胱之间以津液为媒介相互影响。

2.1.4 胃、小肠协同:胃之体阳明阖,主受纳水谷;其用为开,输精微于脾。小肠之体太阳开,主泌别清浊,即分清而蒸上,又助胃以运化;其用为阖,传浊于大肠。二者协同腐熟水谷,上输精微。胃不能受纳水谷,则小肠之热上传入胃,燔灼胃火,胃阴亏耗,复不能受纳。小肠之火虚,不能助胃以运化,精气不生,复不能助小肠之火。

2.2 阴枢自配、阳枢自配

除阴阳开阖八脏外,尚有阴枢二脏、阳枢二脏不能以开阖相配。其中,阴枢心、肾在五行理论中分属于火、水,心火居上,体升用降,肾水居下,体降用升,二者各象开阖。基于此,推测枢脏中又可细分开阖,且配法为阴枢自配、阳枢自配。

2.2.1 心、肾协同: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问·六节藏象论篇》),其体为“枢中之阖”;肾寄相火,其用为温煦五脏。心布阳气于肩背,鼓动阴液周流,其体为“枢中之开”;心藏神,其用为神之静,静则心阳下伏,能温肾水。二者协同阴液循环、阳气温煦。心神不静,则心火不降,肾水不温,不温则复不能升上。相火离位,上扰于心,心神不静,心火不制,不制则复不能降下。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心脏的“枢”体现在其作为血液的动力器官,接收回心静脉血并泵出动脉血;而肾脏的“枢”则体现在其对血液的过滤功能,并通过产生尿液维持体循环的稳定。此外,心收缩力与肾脏分泌的血管紧张素直接参与维持体循环压力,并确保血液能够正常代谢与周转。心力衰竭可导致肾脏灌注显著下降,并逐渐发展为肾脏衰竭;肾脏衰竭亦会导致体液循环滞留,加重心脏负担^[11]。因此,所谓心肾“阴枢”可理解为阴液之枢,二者协同枢转阴液之运行,枢转阴液之代谢。

2.2.2 胆、三焦协同:胆藏“精汁”,而为“枢中之阖”;其用为排泄胆汁,又主生发阳气。三焦

为原气之别使,受五脏气“以温肌肉,充皮肤”(《灵枢经·五癯津液别》),而为“枢中之开”;其用为通行津液之降下。二者协同元气周流。

胆不升发,则元气不行,不行则气滞表里之间,无以外达而温肌腠。三焦元气亏耗,致气不行津,留滞成痰,痰扰于胆,则胆失于疏泄,复不能升发。姚乃礼教授以经方“达原饮”为基础方疏泄肝胆、宣达膜原湿热之邪治疗急性胆源性胰腺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疗效^[12]。

三焦在解剖学中未被发现,对三焦解剖形态的认识至今尚未统一。张景岳在《类经》中说:“三焦者,确有一腑,盖脏腑之外,躯壳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腑也。”与现代解剖学中的膜结构比较类似^[13]。其对三焦“脏腑之外,躯壳之内”的解剖位置描述,符合“枢”的定义,而“大腑”又有外开之象,故为“枢中之开”。胆则是一个较小的囊袋状器官,是六腑中唯一藏“精汁”的器官,故又称奇恒之腑,有收阖之象。胆之为“枢”,体现在解剖位置和生理功能两方面。从解剖角度看,胆居于肝与十二指肠之间,以胆管相通,实际上作为脏与腑的中枢连接器官而存在,也使得肝成为五脏之中唯一与消化道直接相通的脏器。从贮存胆汁的生理功能上来看,胆充当了肝与十二指肠之间的缓冲调节器^[14]。临床发现,胆囊切除术后患者因胆汁无节制释放增加了患消化道肿瘤的风险,且常出现慢性腹泻、腹胀等消化不良症状。反之,因结石、肿瘤等原因造成的胆汁淤积则会直接损伤肝脏,并进一步出现梗阻性黄疸病变。

不若心肾“阴枢”所枢转的阴液为可见的有形实体,胆、三焦为“阳枢”,其所协同枢转的元气、阳气暂时难以用现代医学语言形容。

3 结语

开阖枢理论的源头是古人对天地、四时阴阳变化的观察与总结,因此在研究开阖枢理论本义时,亦应回归原点,取象于自然。

开阖枢理论的临床价值体现在其对经方配伍和针刺等多领域的解读,本文着重分析了其对藏象学的启发。其中,体用思维能够对每个脏腑的生理功能进行主次划分;对三阴三阳的开阖枢分类配属,能够前瞻性地判断脏腑在某些生理功能中存在的两两协同关系;对于已经被阐释的脏腑关系,开阖枢理论则可对其建立逻辑进行回溯与

再阐释。

作为六御阴阳观下的一种独特学说，开阖枢与五行及其所衍生出的五脏藏象理论在本质上是“六”与“五”两种哲学体系，所描述的是同一个客观现实，彼此间能够相互借鉴。然而与后者相比，基于开阖枢理论的藏象学说还有更多的内容亟待研究。

参考文献

- [1] 张志聪.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M]. 王宏利, 吕凌, 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4: 329.
- [2] 杨上善. 黄帝内经太素[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6: 539.
- [3] 贺娟. 论“三生万物”及其在《黄帝内经》理论中的应用[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11): 5030–5033.
- [4] 鲁明源. “三生万物”思想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构建[J]. 中医杂志, 2019, 60(2): 100–103.
- [5] 鬼谷子. 于微译注. 鬼谷子[M].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0: 274.
- [6] 付兴, 李芊芊, 周冉冉, 等. 三阴三阳之“开阖枢”与“关阖枢”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3): 1303–1305.
- [7] 黄元御. 四圣心源[M]. 周聆, 胥荣东, 校.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220.
- [8] 刘安. 淮南子[M]. 胡亚军, 译注.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2018: 313.
- [9] 张景岳. 类经[M]. 范志霞, 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614.
- [10] 姜国臣, 徐曼曼, 张久亮. 从心包藏论治心衰病的初步探讨[J]. 环球中医药, 2019, 12(8): 1254–1255.
- [11] 侯艾琳, 梁晋普, 戴雁彦, 等. 郭维琴心肾同治辨治慢性心力衰竭中晚期经验[J]. 北京中医药, 2023, 42(9): 1001–1003.
- [12] 刘慧敏, 王少丽, 刘绍能, 等. 姚乃礼从邪伏膜原论治急性胆源性胰腺炎[J]. 北京中医药, 2022, 41(1): 25–26.
- [13] 陈塑宇, 李春苹, 汪剑. 张锡纯三焦膜原理论探析[J]. 北京中医药, 2021, 40(12): 1366–1369.
- [14] 黄灿, 沈垚村, 刘深梵, 等. 基于“肝-胆汁酸-肠道菌群轴”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郁脾虚病机的生物学内涵[J]. 北京中医药, 2023, 42(5): 551–555.

Theory of “opening-closing-pivot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ory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SUN Weixin, LI Jilei, JIANG Weiyan, ZHU Lingfei, LIU Xinyan, WANG Wanyi, XUE Yuan, ZHANG Shengsheng
(Beiji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opening-closing-pivoting” comes from Plain Questions: The Theory of the Integration-Separation between Yin and Yang.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opening” and “closing” are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for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pivoting” is 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opening and closing, which has not only restraining but also facilitating effect on opening and closing. From a temporal perspective, the opening-closing-pivoting reflects the change in the growth and collection trend of the qi of yin and yang. Applying the theory of opening-closing-pivoting to the specific theory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the twelve zang-fu organs, according to their attributes of three yin and three yang,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opening-closing-pivoting of yin and yang. This forms a synergistic framework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known as “pairwise opening and closing” and “self-matching of yin and yang pivoting” which includes six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s: the liver and lung, the spleen and pericardium, the large intestine and bladder, the stomach and small intestine, the heart and kidney, and the gallbladder and triple energizer.

Keywords Opening-closing-pivoting; three yin and three yang; heaven and earth; four seasons; theory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收稿日期: 2024-03-09)